



辨疑錄

二

□ 13
3055
2



門口 18
號 3055
卷 2

6.227
藏島
書田

辨疑錄卷之二

伊藤長胤著

善執性教億

鬼神附

○古昔先王之化民也以上而治下蓋人群然禱處而無以統之則亂故既有以養之而亦有以教之及其甚頑而稷化則有刑以懲之所以稷之播種契之敷教與禮樂兵刑相次命官而其教民也專以親義別叙信之道敷告天下使天下之人由而行之而不

辨疑錄 卷之二 一 卷之二 伊藤長胤著

敢違故曰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乎上小民親乎下未嘗使天下之人自觀其心如何其性如何以施之修爲也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豈有心之不存而性之不養者乎哉奚復問其善惡爲及世教日衰也自暴以非其禮義自棄以不能居仁由義孟子爲之標榜仁義二者推其本于己心而曰良心曰性善時方叔季躬不處其位私家講習互相告語亦不得已耳老莊之徒薄其禮法佛氏之徒廢其彝倫專貴心性於之外誘其說漸于儒中傳染假借以成其

說自漢而後貴性矣自宋而後貴心矣遂以仁義禮智爲心爲性性之與道只是一物豈可乎哉學者須考古今教法之異同焉

○聖人之教入非是做一種好言語撰一種好文字以說與人也就人人之所通知而同有者爲之條目工程焉耳如心字本是象形人身臟腑之名故名其能思慮運用者謂之心有時思惟善之當爲忽有欲爲惡之心出來此人之常態也孔子言操存舍亡者正指此而言本無異義而孟子則曰本心者人使之

爲善則皆能可爲善而雖極惡大罪之人亦能辨知
善惡是非之分其性善故也皆就人人情狀說及至
後世以靈照不測之體爲心爲性則與世之所謂性
情等詞不同而聖人所云性情者却是與世之恒言
不異於是體用理氣未發已發之說興而聖人之辭
岐矣

○古者聖賢之道專以仁義禮樂爲務而心性之說
甚罕自漢而後貴性自宋而後貴心遂以仁義禮智
爲心性之名以得本心之明爲用工之極此淵源佛

老之說而非古之道也今夫人忽爲不善而有悔者
有愧者有掩者此固可謂本心之明矣然其甚者不
知悔不知愧不知掩至於義理之不明是非之不辨
雖耳提面命而執拗固滯不肯悛革且貧賤者之爲
不善也爲饑餓所迫不得已而爲劫殺放火種種惡
業使其有衣與食則亦不必爲此有所激而然所謂
無恒產者無恒心者也至於富貴福澤之人非有所
不足也放僻邪侈踰分僭上比彼殊甚可見心之不
足恃而教之不可無也苟以仁義禮樂爲教則心豈

有不治者哉古者之道是已

○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蓋言心之存亡出入無定時無定處也如以後世學問之趣而言則孔子之言竟非極至之論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或問朱子曰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

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陽明曰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先儒之說如此蓋聖人言心只是人之思慮運用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孔子所言及論語中所說是也後世貴心專以爲靈昭不昧物故宋明儒先於出入存亡之言竟有所不滿而難奈其出於夫子之口故強爲分疏畢竟不免齟齬

○孟子所言本心者以其能存仁義也不唯貴知覺故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此之謂失其本心若夫知覺之心既能解做善亦能做不善所以夫子特稱顏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及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不徒言心必曰本心必曰仁義之心最宜體認

○孟子以耳目口鼻之欲爲性而亦必言性善者蓋就耳目口鼻之欲而見其善也目之欲色口之欲味是人之性而不撻東家之處子不受嗟來之食亦是

性之善也然則外人心而復有所謂道心之可言哉故論語中所云心者皆指人心而孟子言本心者亦就人心而見其善焉耳

○孟子屢言本心良心後世學者遂以爲心學之祖然孟子所云心者不言虛靈知覺之心推可爲仁義之本而言故不徒言心而必曰本心良心後世則專以虛靈知覺者謂之本心遂言仁義之德全具乎已此非孟子之意何也知覺之心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可以爲善者固可謂之本心然不見諸事實則

不可謂之仁。義怵惕惻隱之心，夫人莫不有焉。然人不皆仁者也。非是有物蔽之而不仁也。雖有良心之發而得於此，而失於彼，存於初而亡於終，不能推之于事事，所以不得造夫仁焉。推斯心而及之于事行，任坐臥無往而不為仁，而後謂之仁。

○先儒以仁義禮智為本心未發之體，故以其發動上心者為四端，則端為端緒之端，猶艸木之根在土中，不可見而其芽忽茁于土上，火之蘊于石中，亦不可見以金燧磨戛而忽發，燄穗也。此體用之謂也。求

諸聖賢之書，則所謂仁云者，慈愛惻怛之實博及眾人，人蒙其澤，如堯舜之世，四民豐樂，虞史贊之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極也。後世稱之曰堯舜之仁，而推其何所由，而本則自此方寸中不忍入之心而出。故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則端為端本之端，譬則仁如撒開一把扇子，而惻隱之心，其扇眼處也。故曰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矣。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不忍入之心者，四端之心也。不忍入之政者，仁也將以使人知

已有此心而推之，事事以至其極，乃經濟之手段。治平之要務，求仁之最大者也。在平素以此存諸心耳，非謂必待其發見而充之也。自古聖賢之教，皆以是道而孟子特以擴充言之，學者須審焉。

○後世所謂放心者，亦與孟子之旨異。蓋以虛靈知覺者為心之本體，而欲使其不昏昧也。此墮于佛氏之旨，而其所謂一心禪寂攝諸亂意及所謂攝收精神，不使越逸者，而與孟子之意有霄壤之異矣。孟子之意，以不忍人之心為人之本心，故既曰仁，人心也。

繼之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曰：放其良心，可見放失惻隱羞惡之心，而萌不仁不義之念，是之謂放心。非徒謂心之散逸者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推之禮智，亦當曰：人皆有所敬，達之於其所不敬，禮也。人皆有所知，達之於其所不知，智也。子夏所謂日知其所亡，此就智上說擴充。今讀了論語而未讀孟子，則自己胸中未嘗有一句孟子，非是自己胸中素全具孟子，只為氣稟物欲所

遮蔽而暫失之也唯是非之心與生俱生能識別萬
事故苟學問不已則其素所不有者逐旋增長此擴
充是非之心之事也孟子告子篇中此類最多人有
鷄犬放則知求之此其所知有放心而不知求此其
所不知指不若人則知惡之此其所知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其所不知拱把之桐梓皆知所以養之此
其所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此其所不知孟
子於此等處每日此之謂不知類也又曰不思甚也
蓋欲使人以其所知而及於所不知以知所以修身

也正所謂舉斯心加諸彼者也

○惻隱之心泉也仁海也告子之以仁義為外何異
於日海之水不與泉之水通哉孟子反而曉之云惻
隱之心仁也又云仁人心也蓋自此而言則曰惻隱
之心仁也自彼而言則曰仁人心也猶曰海之水即
泉之水泉之水即海之水也蓋惻隱羞惡人之良心
也仁義天下之達道也猶涓涓之泉可以成渺渺之
海也

○四端之心者仁義禮智之寸苗也仁義禮智四端

之心及物者也四端之心者人之良心也仁義禮智者天下之達道也充四端之心以成仁義禮智之德此學之事也四端之心猶涓涓之水星星之火也仁義之德猶滔天之水燎原之火也若夫遺事實而認空理則孔孟之旨幾乎息矣

○惟天地萬物之父母可以破佛老之說矣惟人萬物之靈可以斥荀揚之言矣

○人人所有之惻隱者即天下達道之仁也故曰惻隱之心仁也此就在人者而明道之非自外鑠我也

公都子不疑仁義之為美德而疑於人性之為善故以此曉之

○仁義禮智是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孟子言擴充之方故以流水萌芽為喻亦非是仁義與四端只是一物而隨大小異名也

○孟子所謂擴充者唯充大其善心而已故以火然泉達為喻先儒以仁義為性則仁義之德全具於已而不待充大之唯除其物欲之蔽則仁義斯在間不容髮故先儒所謂擴充者因物欲昏蔽之中纔有

善心發見之端自是漸次磨治盡去其物欲以復其全體之明至其本體則固不煩脩爲猶一面鏡子其光明之體不問明暗本來自若然全被塵垢不露光明則磨瑩之工無所下手纔露些子光明則卽此磨治今日克一分明日克一分以全呈露一面光明畢竟掃除人欲以至其極之謂蓋以仁義爲性則自不能不如此因思聖賢之教人豈故爲難解之語以嚇人乎哉所謂擴充者亦是非難領會之事假如齊宣王見鰍穀之狀不忍殺一牛而以羊易之此不忍之

本心也至夫起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則恬不知省此其所忍也充之云者及欲起甲兵危士臣之時推不忍殺鰍穀之心而弭兵講和以安士民所謂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正此事也凡人之於行進德脩業莫不皆然

○孟子謂陷溺其心人只替後世所謂物欲交蔽說然物欲之蔽者物來蔽心謂陷溺者心徃而陷溺於物可見心之不足恃而道之可貴也後世專貴心要如鏡之不著塵埃故說物欲交蔽

○誠意正心二項大學中綱要之最大者然質諸鄒魯一書則吾不能無疑焉先儒會正心之說謂忿懼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心之用而所不能無者但各會其境事休卽平而不可往著不化卽定性書所謂無將迎之意苟住著不化則事爲之累而心不得其正猶鏡裏留影秤上加物朱子以偏重留在期待二者分其事先人著大學非孔子遺書辨舉論語夫子三月不知肉味及慟顏子而不自覺等事以證其非援據明白是非易辨而讀者纏繞舊習尚或致疑蓋所

謂偏重者偏應一事而失他事留在者其事已過而尚留在心期待者其事未至而預等候此二者心不正之失也若以此爲是而律諸人事則夫子聞韶不知肉味哭顏子而不覺慟及孟子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等事皆不免於心不正之失夫方聞樂樂爲主方食肉肉爲主至聞韶之後三月之久尚不知肉味謂之心正可乎哉或云施當其可或云情性之正皆不切當程子則謂三月二字此音字之誤朱子則據史記解學之三月此皆有妨乎正心之說故爲此

不得已之解聖人之教不然唯問其事之善不善而不問其心之住不住也若其事之善也唯恐其不住若其不善也唯恐其住故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撥湯何者常人之心雖非不悅賢好善而不如聖人好之之篤而感之之深也假使聞韶樂聞已便了不復記憶唯聖人悅舜德之甚篤雖既聞之後遺念餘感尚留在心至於三月之久食焉而不知其味故論語記之欲使萬世之人仰止夫聖人好善之篤也後世史傳所載如讀書不識漂麥對几不見軒冕及邵

康節好易夜不就席等事以大學律之則皆不免於爲心不正而青史每記之者欲遺好學之篤於後世也

○或曰子在齊聞韶二月不知肉味自是聖人至誠之感何與正心之說相妨曰從來學者不甚會正心之說故謂不相妨礙所謂正心者謂心中不有在一物也朱子曰只是這許多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又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不

平子如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人來便照不
得又曰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
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此
其意可見矣孔子方食肉之頃尚有悅舜德之心在
故不知肉味謂之心無一物可乎哉何容言至誠之
感

○程子因論顏子不遷怒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
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所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
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

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又曰今見可喜可怒之
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夫怒者人心之用因事變之來違逆於心而作雖聖
人不能無之唯衆人爲利害得喪之念激觸而發聖
人之怒緣拂戾其所好之仁而作四凶之在朝害賢
虐民常人猶怒聖人殊甚故誅殛之而不少怒武王
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亦然故怒當論其所自出之
善否而不可問其有無也且夫鏡之爲物雖無留影
而妍媸無所揀然則心不在物則善惡可不問乎其

事雖善而苟住物則亦以爲非乎此金屑翳眼之說而非聖人之意矣君子之心其於善也如磁之引鐵石之投水

○朱子又說正心事云事有當怒當憂者但過了則休不可常留在心顏子未嘗不怒但不遷耳因舉枓中果怒在此不可遷之於彼夫喜怒心之用也怒戒其遷則喜亦當戒其遷夫子何以不曰不遷喜怒哀而偏曰不遷怒耶蓋怒者逆德而遷則害物顏子不然所以夫子稱之也譬猶置酒請客別有一人忽來雖

亦酌之而無害若或方杖有罪者適有入來救亦杖之可乎故怒當戒乎其遷而喜則無妨乎遷卽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聖人之教敦乎仁而不徒貴心地之潔淨於是可見矣大學所謂正心云者汎言四者之過甚而害心未必如先儒之說過緊然專戒心之不正而不言以仁義禮樂治心則亦與孔孟之旨異矣

○堯之命舜曰允執其中中的見於論語舜之授禹益之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今見於

古文書大禹謨篇朱子以爲必如舜之三言而可庶
幾堯之一言也真西山以爲萬世聖學之淵源大要
謂堯舜以來群聖人皆傳授一中字子思懼失其傳
而爲述中庸然古文尚書雖暫出於漢世而旋復不
著歷魏晉南北稍行于世蓋劉炫之徒掇拾孟子左
傳禮記等所引逸書之文以填篇目而非復真古文
也人心道心語先人與諸友讀荀子得之于解蔽篇
中則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唯有此二句引爲道經
曰其前後亦言堯舜之事亦有精一等字蓋自此剽

竊也若使此言實出於舜而爲聖學傳授之淵源則
夫子述堯舜禹授受之事何以不畧舉其語而但曰
舜亦以命禹耶是知舜之命禹專遵堯之故事而無
些增加的然矣大抵人心風俗古今不同淳古之時
人心敦厚風尚簡朴世逮彌文日詳日悉及其衰季
越精越微觀堯舜之典臯益之謨其所疇咨敷奏莫
非敬天養民事鬼神舉賢才之實而未嘗有性心理
氣甚深微妙之說其或有一二稍精細後世儒家推
以爲性理之宗祖者皆載古文而今文中未嘗有也

其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者湯誥也其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者畢命也與大禹謨所云人道心者皆古文也然論語孟子中屢述群聖人之事皆就功德事業論之而不言以中字心字等相授受考古之士其訂焉

○東坡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指頭上聽吳寧野小隱清記載此詩云此一卷楞嚴經也東坡可謂以琴說法予謂此乃仁者心動之歇語耳若說止理琴不自鳴

指亦無聲以指憂琴斯有聲生楊廷秀松聲詩曰松本無聲風亦無偶然相值兩相呼非金非石非絲竹萬頃銀濤隱五湖此乃實理耳先人嘗舉一詩以言其得失

○人心道心先儒之說不一程子曰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朱子本於性命爲道心出於形氣爲人心上智下愚之所同而又於人心中分天理人欲陽明王子是程子之說其言曰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

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葉少蘊避暑錄話云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人能治其心常於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於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予謂人非有二心也道心自在人心之中假如人有好色之心亦有畏禮義之心此二者皆一心也譬諸雖美

味之適口而畏多食之致疾則節而不食皆一心之運用而阻其所欲而不敢犯人有智故也子女財賄之誘夫人之所同欲然上畏乎三尺下畏乎多口知學則亦守聖賢之言慎禮義之防不敢縱其谿壑皆一心也詩曰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蓋懷仲懷歸者此心也畏父母之言畏簡書者亦此心也道心自在人心之中何可岐之

○天地之性人爲貴惟人萬物之靈旣名爲人形軀

辨疑錄 卷二
既殊語音亦別其心自靈能辨是非識義理可以爲善矣故謂之人心則知其爲特超萬物至貴至靈不須別言道心先儒以情欲之感爲人心義理之發爲道心然飲食男女之欲凡有情之所必有禽獸蟲魚莫不皆然而人以萬物之靈也其所自以爲心者與物不異必借道以爲心而始貴於物哉參天地而爲三才者亦只一箇人字足矣吾知人心道心殆非古者之言孟子曰仁人心也道心自在於人心之中
○性者人生稟受之名也凡人之爲生自取自口鼻

之欲以至昏明強弱之幾嗜好癖疾之偏皆其所生來稟受各自不同名之曰性天下古今之人所共知而通稱本無異義而人之可使爲善亦自此中而出其等雖不復一樣而不甚相遠故夫子謂之相近而孟子以爲善也但心之所欲有過不及之幾而不能純乎善而易流於惡如大有優劣甚相懸遠故荀況揚子雲韓退之等諸儒不服孟子之說蓋不能推其本而通之也然皆就世俗恒言論其美惡等幾而非別有所指雖與聖賢言性之旨不同而性之義則未

始有異也。至宋諸老先生皆斥之，以爲氣而求之，于未發之初，遂以仁義禮智爲性。於是本然氣質之名立，而世所謂性，非真性矣。

○以性爲惡者，墮于俗見，以性爲主者，亦流于虛見。佛氏岐爲真如妄執，後世儒家則以爲天理。人欲通考古聖賢之書，言及性者，甚希。魯論二十篇中，諸弟子隨事致問，者問仁，問禮，問孝，問政，未嘗問性。可見當時心性之說，非其所先。不如後世學問，索一生精力，只管一箇性字，遂名其學爲性理也。人苟立身行

道，勉於爲善，則性之美惡，不暇論矣。經書中唯有知性養性盡性等語，此學者之所當玩索者也。

○有識之物，無不甘食好色。人與物之所同也。物則甘之好之，而無條理。人則甘之好之，而有條理。天地之性，人爲貴，以是耳。非外甘之好之者，而別有有條理者，謂之性善也。就甘之好之者，卽有條理，故謂之性善。譬諸食焉，稻粱固可食也，糠覈亦可食也。糠覈可食，而不能養人，稻粱可食，而亦能養人，故謂之嘉穀。此人性所以與犬牛異也。

○聖人之教人皆用當時常語以指示人當時之人雖未必皆做得其事而於其名義則固皆通曉如曰仁曰性皆是雖今世常人亦皆能解得聖賢就事實以示人不遊心於無物之地曷曾外用而別有所謂體者乎哉其所謂性卽是人人稟受之名此閒俗言生付者無復異義如告子公都子其言性雖與孟子異而不知性之爲善然其指人之生質爲性而尚未至於認性爲理之高宋朝先儒雖倡性善之說其所謂性者把入之所以爲人之理以爲性却違聖賢言

性之旨乃至以萬物之理爲性則所謂性者亦不止就入爲言孟子所謂盡心知性集註解曰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此以窮理二字解知性二字殆非古之義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近者對遠之辭一里較之二里爲近較之百里爲遠夫子曰相近者言性雖有智愚賢不肖之別而究竟不甚相遠其所以有善惡之差者專係於習而習善則爲善人習惡則爲惡人於是甚爲相遠其或雖習而不可移者唯上智不

深於惡下愚不入於善耳此觀今日人物情態自是
如此聖人非創一種新奇見解以說與人也若使性
爲一定之理則夫子當曰性一也習相遠也豈可謂
之近哉又公都子舉性善惡三說以難孟子性善之
說假使當時孟子有本然之說則公都子必不就氣
爲疑且公都子未知理氣之說則孟子亦當舉理氣
之異同以示之而但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矣則所
謂善者就氣而言明矣先儒之說謂此以已發之善
指示未發之善猶見梅之芽而知其根之爲梅也然

已發之時有善有惡三說由此而作若使公都子再
難之曰已發之時亦有惡則未發之時亦有惡何以
特曰性善耶則孟子之說畢竟歸於性有善惡殆難
服公都子之心矣此皆自理氣之說作致此齟齬
○雖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驗之天下不仁者閒或
有之孔門之徒雖由求之賢不與其仁則難於以入
爲皆仁者而證性之善蓋不仁者有矣未有無惻隱
之心者也不義者有矣未有無羞惡之心者也無禮
者有矣未有無恭敬之心者也不智者有矣未有無

是非之心者也可見仁義禮智天下之道而人之所未必皆得惻隱羞惡者人之性而凡爲入者之所無不有者矣所以言性善者乃以此爲耳

○告子公都子之徒非不知仁義之爲美而疑乎性善故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之所同有而亦人之所能知也標此四者以示之曰云云蓋言人人所具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卽天下達道之仁義禮智也於是人性之善可證而仁義禮智之非外來之物可知矣故引詩以結之曰民之秉夷好是

懿德秉夷者惻隱羞惡之心也懿德者仁義之德也性善故其所好者亦善

○荀子好禮以人之難於行禮故把性做惡告子欲不動心以人之難於行義故以義爲外此皆蔽於所好而失乎一偏人雖難於行禮義而其能行禮義者豈不以其性之善故能得行之乎

○孟子之言性善專就氣質而言犬牛之性如彼而人之性則解做善皆氣質之不同是人人之所明知故孟子以此詰告子以辨其生之謂性之非蓋舉理

之所無反言以明其不然猶曰水熱而火寒乎嘗曰水無分於上下乎又曰然則嗜炙亦在外與又曰然則飲食亦在外也其語意皆一般孟子之意明晰無復可疑若以理氣而言則人與犬牛同稟是理以生而氣有正通偏塞之不同故犬牛如彼其頑而人則如此其靈然則犬牛與人其性之異是理之當然本不足怪亦非所以可爲性善之證也而孟子以此反言以對告子猶曰水寒而火熱乎何足以解告子之惑孟子性善之說在氣於此章最判然矣

○朱子編孟子要指不取此章及杞柳章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朱子曰此章自分明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又曰生之謂性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三節謂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又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撥將去已意

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復
 理會得孟子意也又曰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
 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却是少
 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空如許撈攘重複不
 足以折之也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一語折
 得他親切據此等語朱子分明以此章為未了之語
 也蓋以理說性則此章竟無落著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
 則不是蓋言只言本然之性而不言氣質之殊則是

有本而無末故不備或言氣質之稟而不言本然之
 性則有末而無本故不明朱子曰論氣不論性荀子
 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
 善是也又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
 口又曰如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認說
 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程朱而言則
 孔子相近之說終為不明之說孟子性善之論終為
 不明之說孰知孔孟說性皆就氣為說而本不說理
 曷有不明不備之失

○情者好惡之實人心之無偽飾者也古書中或替實字說管子曰如其情哀矜而勿喜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左傳稱晉文公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故或曰事情或曰情願好色之心人之所必有而最無僞者故曰情欲情實則相沿爲好色之心漢儒因是遂有性陽情陰之說皆通善惡而言至於人之可爲善亦其心之所好而無僞者也故孟子以知性之爲善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人譽之則喜豈待思慮按排而喜之哉毀之則

怒豈待思慮按排而怒之哉皆出於此心之好惡而無所僞造者與彼甘食好色同是一情通考古書自可辨其義

○凡人之於事有所思慮按排者雖有善惡邪正之別或由乎矯揉或本乎作爲未可以驗人心之實唯其不出於思慮按排者而後可見人之實此心之實體而夫人之所同然故曰情欲曰同情多就好惡上說孟子所以因情見性之善者乃以此耳然心之與情亦不是截然有分界各爲一物也故不可硬道此

是心此是情亦不可道此時是心此時是情蓋心云者不問安排與否皆是心情則就其不按排者而言耳如惻隱羞惡雖固是善心而或出於思慮者有之不可復以為情若夫不涉於思慮者亦可謂之情字義硬以四端為非情者因先儒性體情用之說云爾要之人心之變不過善惡二端惻隱等心固是善心情亦是善豈截然為一物哉孟子既曰若其情而又列序四心可見是非直以四心為情亦非截然為二也

○凡人之所生而有者謂之性飲食男女之欲皆性也其可為善亦然故曰性善人之實心不涉安排作為者謂之情喜怒哀樂之感皆情也其可為善亦然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不待學習思慮而知而能者皆良知良能也愛親敬兄之心亦然故達之天下則可為仁義矣

○心性情三者人之所必有本無善惡之稱聖賢見其為善名其為善以使人知行道之所本唯意稍涉造作故聖人毋意志則專屬善心故曰士尚志夫子

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其他曰志於道曰志于學豈不善而言之乎亦以有
所存主而言耳但借而稱之則曰淫志曰逸志曰惑
志有離經辨志之說毀凡畫墁亦得以言志猶道德
之爲美稱假言之而曰惡德曰穢德奚謂通善惡可
乎

○忠信二字先儒訓詁本自明晰無復所疑但後世
不以此爲要工夫涉虛遠故語孟字義立一條致辨
蓋人有貴賤賢愚之不齊教亦不可一槩施唯忠信

二者進德之基址凡爲人者不拘地位不可不以此
爲本焉者也人不忠信則雖他事可觀不足取也故
四教居其二而君子之行以爲主然唯守此二字而
不學以充之則不過爲好人亦難謂有用之材矣故
夫子曰十室之邑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
而又唯守此二字而不知徙義則亦無以成其德故
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可見聖人之道彼此相濟無
一偏之弊矣

○誠字較諸信字地位甚不同信是言行不違所期

之謂賢愚智不肖之所不可不其守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民無信不立然唯執此一德而不知所以濟之則必有其弊故又曰好信不好學其弊也賤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并之曰忠信則却無弊然不好學徒義則亦未善也已悉于上矣至於誠乃成德之本并學問義理俱在其中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非約信忠信之可比也然亦通衆人而言之至曰誠者天之道也則聖人賢者之所以分同爲

是事而出乎自然謂之誠涉乎作爲謂之思誠中庸以天人分之則所謂誠者聖人之境界猶天道之自然也非賢者已下所能及也其事甚重至宋周濂溪先生專言誠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誠無爲幾善惡大極圖解云云則以爲太極之別稱亦寂然不動之謂也

○敬與恭相連故古人每日恭敬孟子曰恭敬之心禮也然夫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而不言敬恭慎尚有弊敬則無弊可見敬之重於恭慎矣

蓋亦百行之一而接物之間畏敬崇重而不致失墜之謂也字從手則爲擎蹠之擎手奉物也猶中庸所謂拳拳服膺之義故夫子答仲弓問仁則日出門如見大賓則敬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則以與恕對答樊遲問仁而舉三事則執事敬以與居處恭與入忠對君子有九思則執事思敬以與聰明等八事對文王至善五事則爲人臣止於敬以與仁孝慈信對坤之九二文言演爻辭以敬義直方則以與乾之九二寬仁學問對蓋與仁義忠信等名雖有大小之差各

是一事衆工相濟以全其德矣非只守此一事可以括百行而統衆事也而先儒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聖學之成始成終者只在此而問其用功則有曰主一無適有曰整齊嚴肅有曰常惺惺法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皆喚醒此心之工夫而非就事致敬之謂也蓋亦自後世學問專重一心而來致此不同大抵古書言敬必有一物可執天道鬼神君父長上以至執事蒞民必有可敬者而敬之無徒言敬者禮曰敬身亦以身者親之枝以敬父母之餘而

及之其遺體也此義也語孟字義既辨之矣不敢贅及

○權取稱錘之義古來具有其說人事出入之間一定之法有時而不可守則變通以從宜謂之權故有權宜權衡之名亦是道之一端故夫子稱虞仲夷逸曰身中清廢中權然常法夫人皆可遵守而至變通以從宜則非有才德器識者不能故夫子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言其不可輕用也非言眾人不可行權也先儒有權非聖人不可用之說蓋以權為反

常道之義懼人之廢規矩破禮法故為此言其慮之也固可謂至矣然所謂權云者非此之謂也權與禮對禮有一定之準如男女不授受此所以遠別也然有時而事出於危急不可固守常法則從權以通之如嫂溺援之以手此所以合道也若曰已非聖人守禮而不援則嫂之溺立視其歟未同人道於牛馬而先以豺狼待其身人之所不忍也權之不可不用也如此又與中對中謂兩端之中只執兩閒之中而不權以酌其輕重進退之宜則子莫之執中亦與揚

之爲我墨之兼愛無以異也若曰已非聖人執中而無權則欲行堯舜之道却爲子莫之行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之不可不用亦如此蓋禮也中也權也皆道中之一事禮有所窮則行權以通之中無所據則行權以稱之至其合道則一也古來說權與常道對故其說鶻突權卒爲虛器矣通考語孟之間皆通衆人而言豈特爲聖人而言之哉今日有事類嫂溺夫人豈可不行權以通之哉但不可容易爲耳○君子小人之稱本以位之貴賤而言後或就制行

上言故古書君子之稱有在位有德之辨猶大人有在上在下之別也但稱君子與謂聖人其趣各有不同聖以造其極而言君子以中庸而言故如孔子久速仕止既得爲聖之時而其德由中庸可以謂聖人可以謂君子伯夷伊尹桀下惠則清和任雖得造其極而其弊不能無隘與不恭之失故孟子俱謂之古之聖人又云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非君子優聖人一等也各以其所主而言焉耳中庸或曰聖人之道或曰君子之道其別自可見也

○王霸之名亦以位而言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
長謂之霸本非治術之別公孫丑問孟子曰雖由此
霸王不異矣言大則可以王天下小則可以長諸侯
也但先王之治以德行仁不有利天下之心而人自
服之則凡其法制禁令之行皆莫非仁民愛物之實
謂之王道王化陵夷諸侯相雄知殘酷寡恩之不足
以服人則行私恩小惠以羈縻衆心求濟所欲謂之
霸道其說始詳于孟子而專爲治術之異稱此王霸
之辨所以作也

○聖賢之道徵之于無事之日其興廢如不足以爲
損益而施之于緩急之間其用舍亦不及以救禍敗
此世之所以不汲汲乎爲學也然稽諸往冊迹自古
喪國敗家之由未有不背聖賢之道而致亡者也聖
賢之道尚仁義背之而殘暴刻薄以亡其國聖賢之
道尚勤儉背之而怠傲奢侈以亡其國聖賢之道獎
用君子而斥遠小人背之而賢否混淆用舍倒置以
亡其國推之士庶人之家亦然怠放奢侈不恤職業
踈端人而昵損友惡忠規而悅諛言皆聖賢之所深

戒也而不自知省蕩產破家衆辱隨之然則無事之日雖不如賴聖賢之道以存而視之于敗亡之時不可不由聖賢之道如是其急焉聖賢之道自然之道也人之所行足以服人心則自合聖賢之道況乎聖賢之澤涵濡已千數百年一世之人不識不知自沐其化知善之當爲與惡之不當爲則國之存家之立身之保皆聖賢之賜也然其機微而難見其效遠而易忽此古今敗亡之所以相繼也學之爲益大矣可不勗哉

○秦漢以後典籍之興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分而爲九流七畧散而爲諸子百家湮滅不存者雖多而傳者亦不堪其繁今日學者收裒而讀之貪多務博無所適從不爲所誤者鮮矣大抵古今之書其弊有二一曰妄誕之弊理之所無構成爲實二曰臆料之弊實無所覩想度立言三曰傳會之弊依託古迹附麗成說加之有謬傳之失真有寓言之駕虛不唯非聖之書有之號爲儒家之書者亦有斯厄如補天奔月之說非妄誕乎如赤縣神州之說非臆料乎如五行

識緯之說非附會乎此數者洋洋人間傳染習熟恬不知省讀書者要必祛此三弊而後聖人之書可讀而聖人之道可明矣

○鬼神之稱原其本義則有天神地祇人鬼之別又有陽靈陰靈之說散而言之則無甚異別祭神如神在豈必陽之靈非其鬼而祭之豈必陰之靈蓋人死曰鬼鬼者對人之稱故天地之靈謂之上帝后土未聞謂之鬼也神者尸祝俎豆寓報本反始之誠者也故通天地人總謂之神猶後世稱某大王此間稱某

明神也先儒亦要之于理或云造化之迹或云一氣之良能則非古者之義也

○鬼神之有無享否夫人之所必置疑而千古竟無定論聖賢亦無明辨要之與後世說性談命同一弊徒供研究之資而竟無受用之益聖人之言命也將以使人安分而不奔競何必滿其在天之初言性也將以使人進修而不自棄何必問其賦畀之本蓋人在彝倫之間尊者事之以恭敬卑者畜之以慈愛其人既故而其心不已主重以奉之牲牢以供之事之

如事存此人之至情也假使其論究之于必無則廢而不祭乎此人之所不忍言而人道滅矣故聖人之事鬼神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使其著于言亦如斯焉而已矣事之以誠意正是受用之實未嘗研究其理問有無享否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必參之于人不離人而徒求之于天也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其於鬼神亦然故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者相須而後可以謂之智矣蓋人事之著也善惡得失其迹可

知而天道鬼神茫昧難測苟離人事而徒求之于鬼神則信者瀆焉詳于鬼而畧于人疑者慢焉得于人而失于鬼慢則非敬也瀆則非遠也聖人信而不瀆有之而不惑所以曰敬而遠之事鬼神之道萬世莫以尚焉

辨疑錄卷之二畢

